

湖头条

石碾碾过的岁月

陈茂声

豫南光山,千年古邑。弦山紫水,不仅是地理的称谓,更是时光深处的回响。紫水河自仙居发源,蜿蜒过城,终入淮水;弦山之名,则溯至春秋弦国,虽亡于楚,其名不灭。公元937年定名光山,皆因城北浮光山——大别山最北的余脉,苏东坡曾在此挥毫题写“东南第一峰”,令这座山有了文脉的体温。

我虽熟知这段历史,却始终未踏足濮公山。直到偶然陪同两位友人登山,才得以亲近这片土地。山径上,一块块石磨、石碾铺作踏脚石,这既朴素又深沉的风景,瞬间叩开了记忆的闸门。

石碾,由碾槽与碾砣组成,中间以木架相连,是村庄里不可或缺却又稀少的工具。有时为碾一担谷,得走上数里路。年关将至时,石碾更是日夜不歇,家家户户排着队等候碾谷子,那情景,是岁月中最朴拙的仪式。

碾谷是件耐心活。先将谷粒均匀铺入碾槽,套上牛,为防其偷食或转晕,得为它戴上嘴箍、蒙上双眼。人则坐在碾盘与碾砣之间的木架上,一边赶牛,一边护着木耙,让谷粒在石轮的碾压下均匀脱壳。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像是生命的轮回,也像是时间的轨迹。

记得有一年寒冬,家中等米下锅。父亲挑着谷,我牵着牛,去几里外的下袁冲碾米。北风呼呼,雪花初时细碎,渐渐成片,最后化作鹅毛大雪。谷正在碾中,不能停,我也无力独自收拾。只好在风雪中继续吆喝着牛,一圈,又一圈。碾槽里飘出浓浓的糠味,夹杂着淡淡的米香,我在饥寒中想象着一碗热腾腾的米饭,那是支撑我坚持下去的唯一念想。

等父亲回来收拾时,天已昏黑。我拍打身上的积雪,手脚早已冻得麻木,不听使唤。那一刻的冷

与饿,至今仍刻在骨子里。

后来有了电,石碾渐渐退出生活舞台。然而,它曾碾过四季,碾过温饱,碾过一代人的童年,碾过了艰辛的岁月,也碾出了生命的韧性。他最终在风雨中静默,如一位完成使命的老者,把身躯献给山路,把记忆留给后人,将自己永远定格在历史的册页中。

站在山道上,我抚过这些已成为铺路石的老碾,心中没有悲凉,只有宁静。历史从不为谁停留,但我依然感激那个年代教给我的一切——关于忍耐,关于珍惜,关于在风雪中依然向前的勇气。静观眼前的石碾,如同面对久别的长者,敬畏之心油然而生,那些曾经的艰辛变得宁静淡泊。

石碾已老,年代已远。可想起往昔岁月,我常怀念它。不过,更感恩时代摆脱贫穷与落后,庆幸那样的岁月,一去不返。

人在旅途

牛旦湾的初冬

王道刚

牛旦湾,一处令人心生无限遐想之地。

在一个晴朗的冬晨,我们驱车前往淮滨县期思镇的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淮水之畔的牛旦湾。

隔着车窗望去,扑入眼帘的是一大片红色的海洋,澄明辽远的天幕下,缤纷斑斓的湿地上,蔚然成林的落羽水杉,似火,似霞,似静止的云锦,以艳红压倒一切色彩的绝对优势与绮丽身姿闪亮登场,惊喜着观赏者的双眸。

初冬时节的牛旦湾,宛如一幅徐徐铺展的生态画卷,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着游人纷至沓来。

景区西门的青石桥畔,数十株修剪齐整的小叶女贞分列两侧,宛如挺拔的哨兵,昂首迎宾。行道旁,高大的水杉、香樟、四季桂、紫叶李、万年青层次分明,比肩而立;低矮的构树、红叶石楠、西府海棠、野月季在温煦的光线中英姿勃发,绿叶婆娑。花果同枝的榆叶梅,结满了又圆又黑的小果实,捏在掌心,饱满圆润,令人爱不释手。

移步换景间,一座拱形桥如长虹卧波,蓦然出现在视野中。信步跨上桥身,凭栏远眺,沃野千里,淮

河平原坦荡如砥,麦苗葱绿,生机勃勃。北有淮水、白露河横亘,玉带环绕的牛旦湾层林尽染,多姿多彩,美不胜收。

环湖西行,步入林间小径,踏在落满松针叶羽的厚实土壤上,顿感格外温暖舒适。走进这天然氧吧,有不知名的鸟于枝头雀跃欢鸣,遇人闯入,便“唧”的一声掠过头顶,将我们驻足观赏的视线悠悠拉长。湖边的垂柳、大关杨、刺槐在料峭寒风中褪尽叶子,倔强地伸展着光秃秃的枝干。凋零的芦苇在风中摇曳,恰似一支蘸满霜雪的笔,轻轻勾勒出河湾寂寥的轮廓。一池枯荷打着卷儿,偶有野鸭与白鹭悠然游弋其间,荡起一圈圈涟漪,眨眼间便归于平静,渲染出“荷尽已无擎雨盖”的萧瑟意境。几艘彩舫泊在岸边,静待陆续赶来的游客。一个鸟篷船于水中央随风悠悠飘荡,缓得悠然,静得安然,美得醉人。

红杉染初冬,美景引客来。此时,千亩落羽杉悄然披上了红装,自枝梢晕染至水畔,层层叠叠的赭红与淡粉相互交织,宛如大自然精心泼洒的调色盘,微风拂过,红杉

轻摇,枝叶与波光共舞,动静相宜,尽显牛旦湾初冬特有的韵致。观赏者络绎不绝,只为沉浸于这份天然的生态之美。淮草覆顶的民俗展览馆内,陈列着满载时代记忆的农耕农具,展出着百鸟翔集的摄影佳作,延伸出和谐生态的四季风物长廊,更摆满了茭白、莲藕、水芹、芡实、慈姑、荸荠、莼菜、菱角这“水八仙”的绿色食品,令人驻足流连,赞叹不已。

馨竹小院就在红杉林侧畔,青竹亭亭,竹叶边缘已悄然染上浅黄霜意,风过竹梢,沙沙声中裹挟着淡淡桂花香——原来墙角尚有几株晚桂,细碎金蕊洒落青石板上,宛如撒下一层碎金。院门口悬挂着旧木牌,“馨竹”二字以竹片刻就,天然纹理清晰可见。跨进门槛,靠墙的竹架上,主人编织的竹篮、竹扇错落有致,每一件都蕴含着拙朴而精巧的匠心。阳光透过竹枝的缝隙,在地上编织出斑驳的光影之网,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慵懒的暖意,让人忘却了时间的流转,只想在此多驻足片刻,将初冬的温柔尽数收藏于心间……

牛旦湾,我还会来的!

岁月静好

女儿帮我掏耳朵

邹晓峰

今年初冬,我由于感冒咳嗽得特别厉害,住进了附近一家医院,躺在病床上打吊瓶。女儿下班来看我,我突然想坐起来,指指耳朵,说:“好痒,给我拿根棉签来吧。”女儿赶紧把我扶起来,找护士要来了几根棉签。

我右手扎着针头,只有左手掏得了左耳,右耳肯定掏不了。女儿说要么忍忍,吊瓶马上就快打完了,等打完吊瓶再掏,她越说我感到耳朵越痒,我说实在是忍不住了,马上要掏。女儿犹豫了一下后下定决心:“我来吧。”我先是摇摇头,接着点点头:“好。”

女儿走到我床头边,开始帮我掏耳朵。她给我掏耳朵毕竟是第一次,拿着棉签的右手居然有些颤

抖。我感觉到了,说:“莫怕哈,要是疼我给你讲,掏吧。”

棉签慢慢伸进了我的右耳朵,轻轻转动几下,女儿问我:“爸,这样可以吗?”我说:“挺好。”她这才放下心来,小心翼翼地掏。渐渐地,手不那么抖了,动作也麻利多了。

大约一支烟工夫,我的耳朵终于掏完了。女儿长吁了一口气,我看见她额头都渗出了汗。女儿见我皱纹密布的脸上露出了笑意,她也开心地笑了。

我退休4年,退休后身体体质虽然没明显下降,但手脚没有那么灵便了。住院女儿帮我掏耳朵那会儿,也是她成年以来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挨着我。

其实,女儿和儿子小时候掏耳

朵的“工作”都是我一人“承包”的。女儿非常喜欢我给她掏耳朵,尤其是在阳光下。她坐在我的腿上,闭着眼睛享受着。耳朵里痒痒的,我非常小心,用细细的棉签轻轻地掏,还不停地和她说话,总是提醒她别动。

自从上次我住院女儿第一次给我掏耳朵后,她现在掏耳朵的水平提高了好多,女儿家与我住一个小区,掏耳朵成了她的一门“必修课”,每个星期天都来给我掏耳朵,还在书上学到了按摩技术,她先给掏耳朵,然后给我和她妈按按摩,真是美滋滋的。女儿说,老爸从小总是给我们掏耳朵,讲故事、谈人生。现在老爸老妈都退休啦,一定要让你们享受晚年之乐。

诗品时空

退伍返乡

温青

像抛撒在土地上的谷粒  
迎风就发芽了  
红彤彤的光荣花  
披戴着苍穹下漫山遍野的雨水  
退伍返乡  
把一场场胜利原路带回

肩章与领花暗含的黄金  
被一双双打通了沟壑的手  
抚摩得如此锐利  
这是一群怎样的孩子呀  
平民百姓珍藏于家中的武器  
每一人返乡扎根  
都把满身力气融汇给苍茫大地

就这样归于平淡  
一面面旗帜铺展成庄稼  
一杆杆钢枪长出了谷穗

冬至

付旭

季节的时针  
把白天剪的最短  
太阳回到西山之西  
最长的黑夜拉开帷幕  
云,降低身份  
风,开始淬炼刀锋  
碎雪  
在眷恋枝头的几片叶子上写满畅想  
夜色如墨,再长也会被晨曦稀释

饺子在锅里翻滚  
沸腾的情绪裹着暖  
融化远方的寒  
寒梅舒展身姿,披上雪花的衣裳  
今日起开始数九  
不必等待太久  
启程即可  
去春天里  
捡拾迷路的音符

又闻梅花香

蔡厚炳

雪白长裙  
覆盖广袤原野  
借助季节吹响的口哨  
舞起超级旋风

一株株艳丽  
徜徉在璀璨的舞台  
散发着娇柔  
奈何岁月板起脸孔  
顷刻沦为时光的俘虏

梅 一声长叹  
扬起美眸  
微微抖动清瘦身骨  
溢出一丝憨笑  
缓解日子的冰冷

咏雪

江声中

雾锁崖头白,风摇雪羽斜。  
蹁跹飘玉蝶,婀娜履银纱。  
寒渚烟迷鹭,遥天日映霞。  
晖光浮碧海,九宇韵瑶瑟。